陶行知教育理念下终身教育与“生活·实践”教育的融合路径

肖斌[1],李玉金[2]
(1.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石家庄 050091；2. 河北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河北 雄安新区 071700)

摘　要: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核心,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文章在深入阐述其教育理念的基础上,探讨其与终身教育及“生活·实践”教育融合的路径,揭示陶行知教育思想与终身教育、“生活·实践”教育在教育目标、内容及方法上的契合点。文章提出构建开放教育体系、创新课程设置、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等融合策略,旨在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这些策略不仅有助于完善教育体系,而且能培育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创新型人才,推动教育持续进步。文章通过对河北省教育实践的案例分析,进一步论证了融合路径的可行性,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服务学习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实践参考。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思想;终身教育;“生活·实践”教育;融合路径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Lifelong Education and Practice-Oriented Education under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TAO Xingzhi

XIAO Bin[1], LI Yujin[2]
(1. Hebei Industrial and Technical Vocation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91, China;
2. Hebei Xiong'an New Area Public Service Bureau, Xiong'an New Area 071700, Hebei)

Abstract: Tao Xingz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with its core principles of "life as education, society as school, and the unity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doing," offers a wealth of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modern educational refor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Tao Xingz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with lifelong education and practice-oriented education. It reveals the compatibility points between Tao Xingz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se two concepts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aims, content, and methods. The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an open educational system, innovating curriculum settings, and strengthening practice-oriented teaching component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These strategies not only help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system but als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that meet the deman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us promoting continuous educational progress. Case

【收稿日期】2026-05-20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河北省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研究”(课题编号:202402089)。
【作者简介】肖斌,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李玉金,河北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

studies of educational practices in Hebei Province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ntegration path and offer practical reference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a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system, serving a learning-oriented society, and construct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Keywords : Tao Xingz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Lifelong Education; Practice-oriented Education; Integration Path

教育作为国家发展之基石与个体成长之引擎,其理念与实践的革新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在知识迭代加速、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当下,传统阶段性、封闭式的教育模式日益凸显其局限性。构建贯穿个体生命全程、深度融入社会生活、强调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培育的新型教育范式,成为回应时代挑战、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的必然选择。回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宝库,陶行知先生扎根中国大地、面向民众生活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闪耀着不朽的光芒。他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不仅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革命性意义,其蕴含的“教育回归生活”“学习融入实践”“个体终身成长”等核心理念,更是与当代终身教育和“生活·实践”教育理念的高度共鸣,为摆脱当前教育困境、探索融合路径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智慧。

当前,我国教育实践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终身教育体系建设虽已纳入国家战略,但其系统性、包容性和可及性仍有待提升,突出表现为资源分布的区域与城乡差异、服务供给的单一性与灵活性不足、学习成果认证与转换机制不健全,导致部分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终身学习机会受限;另一方面,“生活·实践”教育在实施过程中遭遇诸多梗阻,制约了实践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如何以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为灵魂,有机整合终身教育的“全生命周期”框架与“生活·实践”教育的“行动导向”内核,探寻切实可行的融合路径,对于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赋能个体终身发展、服务学习型社会与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大而紧迫的现实意义。

一、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体系及其当代阐释

陶行知作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其教育思想体系是在批判吸收中西教育精华,并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现实与民众需求的基础上锻造而成,具有鲜明的本土性、实践性与革命性特征。陶行知的思想精髓可凝练为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三大核心命题。

(一)“生活即教育”:教育本源与终极指向

教育源于生活实践。生活包含“一切生物的生存和发展的活动”“人类的全部生活实践”[1]。教育绝非空中楼阁,其根基深植于民众日常的生产劳动、社会交往、文化传承等实践活动,教育需围绕并融入生活。“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2]。教育活动的开展必须紧密贴合生活实际,以生活为中心组织课程与教学。生活中的问题、需求、经验是驱动学习发生的天然动力,教育应成为帮助个体理解生活、改造生活、创造更美好生活的有力工具。教育的终极价值在于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服务于生活之向上向前发展,即引导人过“向上的、前进的”生活。衡量教育成效的标准,在于其是否真正提升了人的生活力并推动了社会进步。这一理念为教育内容的动态更新、教育方法的实践转向提供了本体论依据,也不断要求教育永葆与时代和生活同频共振的活力。

(二)“社会即学校”:拓展教育空间与边界

“社会即学校”进一步拓宽了教育视野与边界。陶行知主张突破学校围墙限制,将整个社会视为大课堂,社会

各领域都是教育资源富矿，而学生在社会中可通过观察、实践、交流获取知识技能，培养综合素质与社会责任感。一方面，教育场域不再局限于正规学校建筑之内，工厂、农田、社区、博物馆、大自然乃至家庭，凡有生活实践之处，皆可成为实施教育的理想场所；另一方面，社会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资源，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丰富多样的生产生活场景、鲜活的社会现象与问题、地方性的历史文化传统等，都是极具教育价值的“活”素材。教育者须具备“社会即学校”的视野，善于识别、挖掘、转化这些资源为育人要素。

教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事业，而不仅仅是学校的专属职责，它呼唤家庭、社区、企业、文化机构等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和协同育人，形成“教育社会化”与“社会教育化”的良性互动格局。学校的育人效应在社会中得到满足，进而使社会成为个体自我教育、他者教育、终身教育的统一体[3]。这一理念为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泛在教育生态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教学做合一”：革新教育方法与过程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对教育过程本质的深刻洞见与方法论创新。人生活在感性的世界中，受到肉体欲望的束缚；在自由的世界中，则应让自己摆脱物质的束缚[4]，教学做合一凸显了人与自然世界的共在性具身特质。陶行知尖锐批判了传统教育中“教自教、学自学、做自做”三张皮分离的弊端，强调“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的育人理念。该理念强调教、学、做有机结合、不可分割的关系，主张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学习指导实践。教师依据学生的学习方式调整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实践操作中深化知识理解，掌握技能要领，培养创新思维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首先，“做”是有目的的反思性实践，作为联结“教”与“学”的枢纽，为知识的来源、检验标准与价值实现提供场域。学习不是被动接受抽象符号，而是在真实或模拟的实践情境中，通过动手操作、亲身体验、解决问题来主动建构意义、习得技能、内化价值。其次，教师的“教”应基于对学生如何“学”的理解，从知识的灌输者转变为实践活动的设计者、引导者、支持者和共同学习者。学生的“学”在“做”中深化，通过反思“做”的过程与结果实现认知飞跃和能力提升。最后，高度尊重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强调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通过实践培养独立思考、自主探究、创新创造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为“生活·实践”教育提供了直接的方法论支撑，也与终身教育倡导的自主学习、经验学习等理念高度契合。

在21世纪知识社会与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陶行知思想所彰显的教育回归生活本真、打破时空界限、崇尚实践创新的精神，对于应对教育异化、弥合知行鸿沟、培养适应复杂多变未来的终身学习者，具有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它为终身教育与“生活·实践”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根基与实践哲学。

二、终身教育与“生活·实践”教育的内在逻辑耦合

（一）终身教育：贯穿生命全程的现代教育范式

终身教育理念于20世纪60年代由保罗·朗格朗系统提出，并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倡导，已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核心理念。其本质内涵远超“成人教育”或“继续教育”的范畴，体现为一种覆盖人从摇篮到坟墓整个生命历程、整合所有教育形式与资源、旨在促进个体持续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综合性教育哲学与系统实践。柏格森认为人们的每一种状态是逐步展开的历史中的瞬间，因为它在其不可分割性当中，聚集了全部被观察到的东西[5]，这为终身教育提供了有力支撑。

教育不再局限于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学校教育，而是贯穿个体发展的所有阶段，是一个持续不断、永无止境的过程，以满足个体不同生命阶段的发展需求和适应社会快速变迁为双重目标，强调人的可持续发展与自我实现。学习场域也涵盖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等多样化形态，如家庭、职场、社区、虚拟空间等均构成重要的学习环境。

换言之,教育要求打破壁垒进而实现纵向衔接与横向沟通,构建灵活、开放、包容、可及的教育生态系统。《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将“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列为八大体系之一,并设定“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2035年目标,正是这一理念在国家战略层面的体现。

(二)“生活·实践”教育:基于生活世界的行动导向教育

在生活实践论的语境中,经验主义指代一种生活实践层面的思想方法和行动风格[6]。在儒家看来,真正的生活实践需要处理知与行的完整行动关系,把道德、美德、价值承诺落实在行动中[7]。“生活·实践”教育并非一个严格界定的单一理论流派,而是指一类以现实生活世界为根基、以实践活动为主要载体、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核心目标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模式的总称。它深受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活动理论、情境学习理论等影响,其独特意蕴在于生活本位、实践导向、主体建构与社会关怀。

生活本位强调教育内容紧密联系学生的现实生活经验、社会热点问题、地方文化传统和未来生活需求,强调学习的真实性与情境性,反对脱离生活的抽象知识灌输。实践导向倡导“做中学、研中学、创中学”,通过项目式学习、服务学习、实验探究、劳动实践、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让学生在亲力亲为的实践中获得直接经验、深化理解、掌握技能、锤炼品格。主体建构强调学习者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而非被动接受者,在实践活动中学生需运用高阶思维调动多元智能、进行合作与反思,从而实现知识的个人化、意义化与能力的内化。社会关怀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理解社会问题,参与社会实践,培养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有机结合。

(三)内在逻辑耦合:目标、内容与方法的深度契合

终身教育与“生活·实践”教育并非彼此孤立的关系,而是存在着深刻的、多维度的内在关联与互补性,让终身教育回归生活、让受教育者回归生活实践是我国终身教育发展的基本前提[8]。终身教育与劳动、工作、生活实践联系起来,实现终身教育与劳动、工作、生活的有机结合[9],共同指向构建一种“全时域”与“全空域”深度融合的现代教育新形态。

一是教育目标的同构性。二者的终极目标均指向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即能够适应社会持续变革、具备终身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终身教育为个体发展提供时间纵轴上的持续性保障,“生活·实践”教育则为能力素养在空间横轴上的落地生根提供实践场域。两者共同回应了知识社会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二是教育内容的互补共生性。终身教育提供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其内容包罗万象,覆盖学术知识、职业技能、公民素养、文化修养、健康生活、闲暇教育等,满足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不同角色情境下的多元化、个性化学习需求,内容体系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动态性和包容性等特质。“生活·实践”教育提供理论根基与活力,其内容源于生活、服务生活,聚焦真实世界的问题,具有鲜明的情境性、现实性和应用性。生活实践为终身学习提供永不枯竭的素材库和动力源,终身学习的广阔视野,又为理解和解决复杂的生活实践问题提供深厚的知识背景与思维框架,两者相互滋养,共同构建起“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回归生活”的动态内容生态。

三是教育方法的协同增效性。终身教育强调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混合式学习、移动学习等,尊重学习者的主体性、差异性,满足随时随地灵活学习的需求[10]。“生活·实践”教育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以生活为内容、以实践为方式,要求学校教育空间具有人文性、开放性、融通性[11]。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恰恰是这种协同性的最佳方法论诠释,强调在“做”中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统一,形成“实践驱动学习,学习指导实践”的良性循环。

三、基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终身教育与“生活·实践”教育融合路径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首次提出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将其作为教育强国建设八大体系之一,同时提出到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目标。这充分体现了党对教育发展规律和人的终身成长、社会全面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纲要》提出到2035年“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建成”的目标,这就要求必须把终身教育体系作为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教育体系从传统的学校教育向更广阔的终身教育转变,教育服务对象由适龄人口向全民拓展,教育周期从学龄阶段向全生命周期转变,教育内涵向培养终身学习能力转变,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新内涵,为人的终身发展提供新动力。河北省应以此为契机,进行超前布局,抓住教育高质量发展赶超先进省份的机会。

一是在中小学开展以终身学习为引领的教育改革,推广“生活·实践”教育实验校行动。周洪宇教授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实践”教育理论,并在全国多数省份建立了“生活·实践”教育实验校,旨在打造家校社协同育人空间。河北一些学者将“生活·实践”教育理论与终身教育理论有机融合,在石家庄长安区、雄安新区容城片区的部分中小幼学校开展“生活·实践”教育实验校试点工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建议河北省中小幼学校推广“生活·实践”教育实验校,以实验校为依托,以丰富的生活场景为根基的劳育、美育校本课程,推广“新时代小先生”“新时代大先生”行动,真正为学生的终身成长奠定基础。

二是推行县域普通高中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综合化转型。《纲要》将“县中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强调推进高中学校多样化、设立特色的普通高中及办好综合高中。未来人口出生率锐减和生源不断下降正在倒逼县域中学主动改革,加之城市高中的“虹吸效应”,使得县域高中留住学生的成本愈来愈高,乡村振兴发展的人才保障难以为继。对此,建议加强县域普通高中与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等非正规教育的有效衔接,以及探索实现与高等教育的贯通。可打破传统单一教学式的规制,探索县域高中个性化教育,将统筹职业教育、学科教育、艺术教育等内容纳入高中教学范围,开展小众群体或定制化、模块化的课程教学单元满足学生多元发展需求,尊重其个性成长成才,这将有助于各个教育阶段的有效衔接,推动终身教育理念的实践化进程,为构建学习型社会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三是关注城乡居民的学习需求,创新老年大学与城镇社区合作形式。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多,而城镇老年大学资源有限,已不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学习需要。为此,可发挥城镇社区数量优势和城镇老年大学资源优势,通过开发康养、审美、健体等丰富多彩的老年人课程,或鼓励高知退休老人继续发挥余热,开展城镇老年大学与社区结对帮扶,创新老年大学与城镇社区合作形式,共建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的学习型社区。

四是借鉴省外经验,在乡村振兴中植入学习元素,创办乡村“乐龄学堂”等新形式。“闽台共创乡村乐龄学堂”是2017年5月沙县人民政府与福建省全民终身教育促进会联合开展的一个重要合作项目。沙县县委、县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创新终身学习促进居家健康养老服务的实施意见》(沙政〔2017〕115号),依托农村行政村创办“乡村乐龄学堂”,引导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增强了成就感、获得感,得到了精神和心理上的极大满足,身体健康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进而极大减少了老年人家庭和基层政府的后顾之忧,产生了积极赋能乡村振兴的正能量。河北省可借鉴福建经验,在有条件的乡村建立“乐龄学堂”试点,探索符合河北实际的康养助老学习活动,创造积极条件和制定专项政策,鼓励有技能的老人自发组建团队,组织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常态化开展多种多样的学习服务活动,开辟老年学习的第二课堂。

四、结语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是一座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教育理论宝库。其“生活即教育”的本体论、“社会即学校”的空间论、“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不仅深刻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场域与路径，更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与前瞻性，为破解当代教育难题，特别是为推动终身教育与“生活·实践”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指引与实践智慧。本研究通过系统剖析三者内在的深刻契合点，揭示了融合的内在逻辑。

教育强国战略描绘了“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和“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建成”的宏伟蓝图。这一目标可以尝试将陶行知思想的精髓，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教育实践，以“生活·实践·终身”三位一体的融合教育观引领深刻变革。未来的研究与实践，需进一步聚焦融合过程中的具体机制、技术赋能深度、文化阻力消解以及弱势群体保障等深层次问题，持续优化融合路径，使教育真正回归其点亮生命、服务生活、赋能社会的本真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教育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周洪宇. 陶行知大传[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189.
[2] 董宝良. 陶行知教育名篇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41，46-47.
[3] 王露. 诗意教育的生成：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哲学审思[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44(16)：10-18.
[4] 王晓升. 走出现代性的困境[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148.
[5] 昂利·柏格森. 创造进化论[M]. 肖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2.
[6] 刘庆昌. 教育经验主义现象批判[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3-22.
[7] 李艳. 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内在规定及学理特征[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21-25.
[8] 王媛. 批判·生长·经验：杜威终身教育意蕴的阐释[J]. 成人教育，2024，44(3)：1-5.
[9] 王平. 毛泽东对构建终身教育理论体系的历史贡献[J]. 教育探索，2001(12)：7-9.
[10] 王大泉，卢晓中，朱旭东，等. 什么是好的教育政策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36(2)：14-28.
[11] 刘来兵，周洪宇. “生活·实践”教育的逻辑理路与意义向度[J]. 教育科学，2023，39(5)：18-24.